

人间真情

父亲的放大镜

■魏红

三年前的秋天,刚刚退休的我,应邀返聘去北京一家杂志社。开工后,我发现忘带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——放大镜。那副放大镜是父亲留下来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那副有着黑色塑料手柄的放大镜,父亲用了至少三十年。

虽然我很快在网上又买了一副,而且这副有着金色边框的放大镜还很漂亮,用同事的话说,就是很吸睛。可惜拿着太沉,感觉用不顺手。所以一个月后回郑州办事的时候,我专门记着把那副黑框的放大镜放进行李箱。

五年前的那个寒冬,我回老家陪父亲度过了他最后的一段日子。腊八那天傍晚,我拉着父亲的手,看着他的脸渐渐失去血色。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去。

送走了父亲,离开老家时我有意带上了那副放大镜,心想权当是个纪念。开始我把它放在书柜的抽屉里,看书时偶尔拿出来用一下。每次看到它,我就想起父亲看书或者查找资料的样子。

这两年我的视力下降迅速,这放大镜正好派上了用场,平时就放在我的书桌或者客厅的茶几上。

前年一个同学来家做客,刚一落座就不无惊讶地说,你都用上放大镜了!

我微笑着坦然相告,是呀,我眼睛都花了七八年了,可是又不习惯带老花镜,所以嘛……

回北京后,这放大镜就被我拿到单位,虽然办公室那过于明亮的光线总是反光,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。

由于种种原因,一年后我决定离开北京,于是这个放大镜又被我带回郑州的家。

从这次北上,我越来越意识到,我好像已经离不开这副放大镜了。不管是看书,还是看手机,没有它我已经不习惯了。这个陪伴了父亲很多年的放大镜,可能也要陪伴我度过后半生了。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笔宝贵财富,值得我用余生去珍惜。

一年前的一天,一个不小心,放大镜掉落在了地板上。万幸的是,镜片并没有摔破,只是从镜框中脱落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镜片装回去,刚开始那镜片总是脱落,我拿去小区外面的眼镜店,店员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办法,你买一瓶502粘一下就好了。我还真去文具店买了一瓶502,但带回家并没有打开,因为这放大镜居然神奇地好了,就像从来不曾脱落一样。

又是一个寒冷的日子,母亲也离开了我们。携手走过七十年的风雨,他们终于在天上团聚了。

今天腊八,一晃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六年。煮上腊八粥,突然很想父亲。走到河边,感觉今夜的空气格外

清新,在小河的对岸,西南方的夜空,金星像一颗硕大无比的钻石,静静地望着中原大地上的万家灯火。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夜,在豫东那个偏僻的村庄,就是父亲指着天上那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对我说,看见了吗,那个就是金星。

那时母亲作为公社干部,在那个村庄驻队,父亲则作为一个老右派,在十里外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。印象中,那是我们家生活最为艰苦的三年。

后来,父亲的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,再后来,父亲终于得以平反,回到县委工作。很快母亲也回城了,和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一样,我们家迎来柳暗花明。后来有一天,已经在公社高中上学半年的我,被父亲接回了县城,转到淮阳一中读书,读到了高中毕业,直到高考后离开家乡。

时光荏苒四十年。也许是因为随同父母多年漂泊,之后又长年离家在外,致使我身上一直有种异乡人的情结,我不止一次说自己是永远的异乡人。但我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,此心安处,即是吾乡。

夜深了,在这无边的寂静里,我望着眼前的放大镜,又想起父亲那熟悉的身影和面容。那是我们家在周口的漫长岁月里,父亲在书桌旁读书看报的样子。

我想,如果父亲天上有知,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吧。

心灵感悟

市诗词楹联学会雅聚作品选登

■瘦丁

〔北中吕·山坡羊〕甲辰冬日雅聚作

小寒时候,雅集时候,沙河南岸长街右。学步清流,仿效风流,贤愚不辨凭人诟。联趣诗情随意讴。身,任自由;心,任自由。

■都焯

甲辰小寒雅聚

小寒天欲雪,诗意入冬云。
举箸珍馐感,推杯佳酿熏。
敲词悟奥妙,联句品芳芬。
盛世添文采,丹心别样殷。

■少古

桂殿秋·雅聚

小寒季,会诗朋。吟诗作对热腾腾。且歌且舞欢欣处,忽听谁人喊老翁。

■梅影

清平乐·沙南诗友雅聚得句

趁着和煦,坊里寻佳句。恰是小寒时开序,益友良师雅聚。
风骚隐与林泉,幸有虎踞龙盘。福字盈门齐至,请春迈向新年。

■御风

浣溪沙·小寒日与师友雅聚

时至小寒天未寒,趁它年末趁余闲。呼来挚友尽开颜。
拱手请将浮大白,俯身谁与授真言。且辞旧岁且开坛。

■绮烟

〔南吕·四块玉〕冬日作

腊月寒,冬阳暖。瑞雾琦烟似春还,街头小店时光染。煮酒醪,话去年,把岁撷。

人与自然

期待
一场冬雪的到来

■杨亚爽

北风密集地吹过广袤的原野,架势凌厉,如刀割面。过了大雪,一天冷似一天。仰望着灰色的苍穹,一种焦灼的渴盼在人们内心悄然滋生,人们眉头紧蹙,期待着一场纯洁的邂逅。可是,久违的雪躲藏在季节的深处,迟迟不肯露脸。

如果说冬天是一篇厚重磅礴的辞章,北风无疑是昂扬恢弘的序曲,那么冬雪就是大开大合的高潮。如果没有雪花的恣意书写,冬天只是一个不够完整的片段。

这样的渴盼不会持续太久。雪未至,是因为她正驾驭北风这匹马,赶在回乡的路上。

乡村的雪,收敛又放纵,她往往会选择在悄无声息的夜晚安静地降临。伴随着“沙沙”的细微声响,如春蚕啃食桑叶,像微风拂过耳畔,雪花一朵又一朵盛开,一瓣接一瓣舒展,那是静悄悄的对白,那是甜蜜蜜的私语。一夜的时间,积雪压弯了树枝,也压矮了村庄。

人们在大雪初霁的早晨醒来,推开门走到院落。几只鸟雀受了惊,飞离树枝,积雪簌簌而下。一轮红日呼之欲出。放眼望去,积雪给村庄穿上了厚实的棉袄。圣洁的白色掩盖了一切,树枝上绽放出琼花,房屋戴上了白帽子。柴垛上、烟囱上、低矮的土墙上,弥天漫地,到处都是积雪,诗情和画意装点了村庄的衣袂。伴着鸡啼和狗吠声,几缕炊烟袅袅升起,村庄又恢复了喧闹。纵然写不出咏雪的绝美诗句,但欢愉洋溢在一张张幸福的脸庞上。这洁白晶莹的雪花,就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坯子。这飘然而至的仙子,谁不喜欢?谁不赞美?冬天的颜色就是雪花的颜色,雪花,无疑是盛开在乡村冬季最为绚丽的花朵。

冬天是漫长而又短暂的。乡村的人们急于摆脱这冬日的苦寒。对于一场冬雪来说,这只是短暂的相约,或者一场盛大的宴席,每一场雪的飘然而至,都会无限接近春天。说到底,冬雪只是四季这本书的跋文,时间是一双看不见的大手,推揉着节气缓缓前行。待二月里浩荡的春风敲开大地的门窗,又昭示着一个崭新的轮回。

注事追忆

办年货

■朱祖领

年代不同,办的年货也不同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办年货很简单。小孩子特别喜欢过年,对于父母办年货很关注。吃了腊八饭,便把年来盼。父母亲赶集回来,买了炊具如蒸馍拍子、算子,说是过年用的,便知道快过年了。过几天又买了萝卜、白菜、葱,这几样现在看来很平常的菜,那时候也是难吃到的,平时多是窝头蘸辣椒,星点儿油也没有。后来,父亲买了一盘鞭炮挂在墙壁的橛子上。再后来买了一块五六斤重的猪肉,挂在高高的房檩子上,只能看。这时候要借邻居家的石磨磨面了,过年推磨要排队,轮到谁家了,得推一天的时间。小麦面、豆杂面、红薯干面,一天总共要推七八十斤。再过几天就蒸馍炸丸子了。父亲把堂屋收拾干净,买了两瓶白干把标签朝外放在桌子上。买了四个果盒子,装上绿豆丸子,红绿的果签纸封在正面,四封“果子”靠近两瓶酒摆放,显得很喜庆。那时封果子有封碎红薯片的,过年走亲戚装篮子里显得满。

临过年了,父亲又赶集买了些豆腐、豆腐皮、绿豆芽、海带、细粉、荸荠等,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。房檩子上挂的那块肉,腊月三十晚上够下来,初一五更给神仙上了供,然后掺些辣萝卜、海带一烩,有客人来了热一碗,算是领头的菜。白面馒头是不能随意吃的,吃饺子也只有白菜细粉馅的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土地包产到户,粮食产量大大提高。庄稼人种麦种豆种玉米家家有余粮,养猪养羊养牲口户户有存款。过春节,农户已经有杀猪杀羊的了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真正是“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”。

如今人们过年,很少再自己蒸馒头了,多是直接去馒头店里买。超市里猪肉、牛肉、羊肉应有尽有,各集镇市场也有大量海鲜。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,乡村阔绰人家办喜事,桌上的螃蟹像兰花豆那么小,而现在吃的螃蟹一般都有拳头那么大。虾、海参、鱿鱼让你大饱口福,普通百姓家的餐桌上也出现了猴头燕窝、海参鲍鱼。

时代发展了,人民富裕了,年货越办越丰富了!